

从郭沫若的风韵译视角分析《鲁拜集》的英译本

卢 怡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绵阳

收稿日期: 2025年4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5年6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5年6月27日

摘 要

本文基于郭沫若的风韵译观, 探讨了《鲁拜集》的不同英译本。《鲁拜集》作为欧玛尔海亚姆的作品, 在波斯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也因此伴随着不同的语言译本被译介到东西方文化之中。郭沫若的风韵译观指出在译介的过程中译文与原文所共同追求的是诗风风格和韵味风格, 译文要体现出“信达雅”, 这一核心的翻译理论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与淋漓尽致的发挥。文章首先从郭沫若翻译理论的有关因素——对于原文意义的理解、译文的顺美、艺术性, 以及译者的责任感进行分析与探讨。然后从英译本的翻译方法与技巧——自由体、意境的再现与创造性的译文、文化适应性等方面对《鲁拜集》的英译本进行探讨。文章最后分析了英译本的得与失, 将郭沫若的翻译理论应用于英译本, 并探讨了英译本的成功之处及未来的参考与启示。

关键词

郭沫若, 风韵译, 《鲁拜集》, 翻译理论

An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Rubaiy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uo Moruo’s “Charm Translation”

Yi L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Received: Apr. 25th, 2025; accepted: Jun. 16th, 2025; published: Jun. 27th, 2025

Abstract

Based on Guo Moruo’s view of “charm transl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different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Rubaiyat*”. As a work by Omar Khayyam, “*The Rubaiyat*” hold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 Consequently, 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various language versions. Guo Moruo’s view of “charm translation” state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both the translated text and the original text aim for the same poetic and charming styles. The translated text should reflect the principles of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and this core translation theory is fully embodied and elaborately demonstrated in specific translation practices. First,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relevant factors of Guo Moruo’s translation theory, includ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the smoothness and beauty of the translation, artistry, and the translator’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en, it explor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Rubaiyat*” from aspects such as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the English versions, including free verse, the reproduction of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creative translations, and cultural adaptability.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applies Guo Moruo’s translation theory to the English versions, and discusses the successe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as well as the references and inspirations for the future.

Keywords

Guo Moruo, Charm Translation, “*The Rubaiyat*”, Translation Theory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世界文学的宏大版图中,《鲁拜集》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部由欧玛尔·海亚姆撰写的诗体哲理性短诗自问世后便备受推崇。究其影响,它的重要性在于作品本身的厚度和高度,海亚姆用各种身份赋予了诗歌对天象命运和生命的内涵思考,或以“杯中见世”“陶轮喻生”展现诗性的和理性的结合,或让读者在其中感受到共鸣。另一方面则在于它的文化性,郭沫若的“风韵译”和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使得这一作品跨越了不同的文化语境。在这样的环境中,《鲁拜集》生根发芽,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和再创作,如世界文学领域中的艾略特、博尔赫斯、太宰治等便从这部诗作里获取灵感并进行二次创作,展示出了其所具备的“文化差异生产场”的动力。因此,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某一区域的文学作品,而是有了人文共同体的倾向,是全体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的浓缩,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然实现了一种经典到范式的再生产的实现,它影响着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而在这一译介过程中,郭沫若的“风韵译”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背后是他独特的翻译理论和深厚的实践经验。

谈到郭沫若的风韵译理论及其译论与译实践的影响,我们不得不提及他在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郭沫若的“风韵译”理论,主张在翻译时既忠实于原文的意义,更要力求表现原文的风采与韵味。回顾他在翻译实践中他最成功的成就之一,就是他在英语诗歌翻译上极尽风韵之译。郭沫若的《鲁拜集》翻译就是郭沫若的风韵译理论的典型代表。他通过语言的翻译,不仅表达了原诗的意义,同时也保留原诗的风采与韵味,使中国读者突破语言的障碍,领会到波斯诗的魅力。郭沫若是公认的创造社首领,他对译者的主观感情十分重视[1]。翻看近三十年的出版物,有从翻译技巧入手的,有从译者背景入手的,有从原作与译文赏析入手的等[2]。

本文要研究的主题将主要从分析《鲁拜集》之于世界文学的重要性出发,从评述郭沫若“风韵译”理论的角度去体会翻译在文化传播与传承中的桥梁作用。同时关注到郭沫若在翻译《鲁拜集》实践的过

程中及所带来的启示，以期在日后的翻译中有所借鉴与启发。

2. 郭沫若的翻译思想与风韵译

2.1. 郭沫若翻译理论的核心要素

郭沫若的翻译思想中，其主要要义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翻译准则“信达雅”的内涵，也独立提出了“风韵译”，因此为翻译艺术打开了一扇大门。郭沫若的“风韵译”是对此的高度继承与发展，郭沫若的翻译标准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其在中国翻译理论史上也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有郭沫若的风韵译的翻译主张，才有之后的神似说与化境说[3]。

郭沫若主张译者应该认真体会作品，将自己的情感融入译作，借助自己的创造性进行翻译，传达原文的风貌和神韵。这种翻译保留原文的风范、气质，并赋予译作新的生机和魅力。重新审视我国翻译标准理论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郭沫若可谓首先在文本翻译与审美取向上找到平衡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代表人物。他之前鲜有翻译理论学者对译文之“美”专论一席。郭沫若之后，国内才有学者提出翻译应该有明确的美学标准和审美取向要求。因此，郭沫若成为中国翻译标准理论发展过程中桥梁式人物[4]。

其次，郭沫若看重译者的翻译动因和翻译责任。他认为翻译应是译者个人行为，也是文化交流的纽带。所以译者应去选择有益于教育、能够引导读者的作品进行翻译来传播正能量、文化交流等。这种翻译的热爱与责任也成就了郭沫若的译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

2.2. “风韵译”的定义及核心要素

在文学作品中，郭沫若提出的“风韵译”在中国翻译理论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翻译诗歌时除了直译、意译还要译成风韵，三者意义、风韵兼顾的才是理想的译文。即使是字面上有遗憾但是能够体现风韵的译文就是好译文，若是死译直译，就只有抛弃在艺术门外的权利了[5]。

风韵译是指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须尽可能体会源语意境与情感，并在译语中再现源语的风韵与风范。译作在措辞用法上不必追求字句一一对应，而是遵循对源语信息保全的整体基础上，力求译文的流利感、文学性和审美体验。风韵译是以译语来实现源语信息的传达、源语韵致与风范的再现，可谓是一种“神似”乃至“化境”。学界在翻译学领域就“风韵译”这一标准进行过论述，而当下风行的阐释就是结合古代文论“风”为文章的格调，“韵”为文章的委婉，即“风韵”或“气韵”，是指格调与委婉之美。而其宗旨，是为了创造一种将译语与源语进行区别而达到两种语种间的一种同质语境的艺术效果，在读者的阅读中感受原作的魅力与境界，有怎样的“风韵”或“气韵”。郭沫若解释说：气韵就是节奏。同时重新阐发中国传统诗学“气韵生动”——“动”是活的神，“生”是生命力，气韵就是有节奏感，诗歌最看重的便是节奏，“气韵生动”是说有节奏。故“风韵译”是在翻译中保留原诗的节奏。

针对“风韵译”的具体特征，可以看出，在美学上体现得更加深邃以及在译者主体性方面更加突出。其一，风韵译重视翻译过程中对于原文美学的感受，同时重视原文的意境、韵味和译文的对应与共鸣，使原文之美通过文字得以传达。其二，风韵译突出译者的主体作用，在此译者需要拥有厚实的语言功底及敏锐的审美感受力、丰富的生命体验，进而更好地进入原文，感知原文的精神灵魂，并创造性地将其转化成译文的特有形态，这也是风韵译的核心之处。即一方面创作需要经历生活，而翻译则需要体会别人经受的生活。风韵译思想就是一种对别人经受的生活再一次进行重新体验。

2.3. “风韵译”在诗歌翻译中的特殊意义

“风韵译”不只是诗歌语言的译写，而是对诗歌语言艺术灵魂的捕捉，使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感情、韵律相通。诗歌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语言凝练，意境丰富，情感深邃，要求译者要有语言修养，更要具有

审美眼光和文化的丰厚积淀。郭沫若以现代诗作引起文坛的震动和人们的喜爱，诗的韵律让他觉得难以言状。

“风韵译”的理念要求译者的主体美学追求在诗歌翻译中的统一。一是将原诗的意境、情趣准确地传达于译文，二是通过译者的艺术处理，将原诗的诗情、意境、格调等意境性表达以及音节、节奏、音乐美等音乐性传达于译诗之中，以实现译诗与原诗内在风格的统一。同时，由于语言本身对原诗风格的表达限制，这也决定了译者将有别于原诗的语言形式(而“风韵译”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在形式美的表达上又有别于直译型的翻译)，并且有别于日常用语的表达，即有别于节奏型的散文语言，也由此契合郭沫若提出的另外两项翻译思想：一是诗歌要译为诗歌，即异国的外国诗要用诗翻译，而不能是诗性散文；二是将翻译凌驾于创作之上，也是主张一种“两而一”的翻译[6]。其次，“风韵译”还指出译者对原诗文化背景的尊重，即在译文中尊重译者对于原诗背景的认识和理解。译者在翻译中必须重视并把握原诗的内在文化背景，学会洞察原诗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作者的精神世界，进而保证译诗与原诗的文化意蕴和精神实质相符合。正是翻译对跨文化之间理解与交流的推动，是人类文明前进的助力。因此，“风韵译”在诗歌翻译中发挥着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是翻译技巧和翻译艺术的完美统一，是人类情感和美感跨语言传递，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凭借“风韵译”可以打破语言的壁垒，体会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诗歌的美学艺术的韵味，繁荣世界文化，使世界文化多样化。

3. 《鲁拜集》的英译本分析

郭氏风韵论完整地给出了翻译研究的思路：译文要忠于原作、通顺自然、具有韵律美以及译者负有责任等，能给翻译实践带来多方位的引领。《鲁拜集》英译本在具体的翻译手法和翻译技巧上更具典型性。在第三节中以该英译本为例，从郭氏风韵论的角度出发进行阐述，在体现翻译理论与实操过程中的翻译能力的培养，探索英译本的亮点和特性，对翻译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分析和阐释，明确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贡献和所面临的困境。

3.1. 介绍鲁拜集的英译版本及背景

《鲁拜集》是波斯诗人奥玛·凯亚姆于11世纪创作的诗集，原为波斯文，由英国学者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于19世纪中叶首次翻译为英语，是英语文学史上的名著。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不是逐句翻译，而是在表达原著的韵律和意象上加上自己的理解和发挥，独立成诗。《鲁拜集》的汉译本包括郭沫若、黄克孙等的译本。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汉译本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到了19世纪60年代，又经过其他文人的推荐和再版后，才风行一时。他在剑桥大学时期认识了诸多文友，其中包括萨克雷，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第一版于1859年面世，一经出版无人问津，但经罗塞蒂和斯温伯恩等人追捧，逐渐流行起来。菲茨杰拉德的翻译文字追求诗意的表达，影响了以后许多译者的工作。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第一版于1859年出版，然后经过26年的完善，从1859年到1888年为止多次增补修订自己的译作，直至去世。菲茨杰拉德除了翻译，同时写作有《幼发拉底人》《波洛尼厄斯》等作品美国作家兼国务卿约翰·海伊(1838~1905)对菲译本作了评述：“这些迷人的诗极其优美，毫无瑕疵，充满着哲思，充满了对生命的体认，以及面对生与死的挑战时的无惧。”[7]

《鲁拜集》不仅在文学史上有着巨大影响，它更推动了哲学、宗教方面的探讨。对它的译介传播，是一个时代的学者们、诗人所共同致力研究的一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翻译的美以及文化交流的深远意义。

3.2. 分析《鲁拜集》英译本的翻译策略和技巧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用颇具想象力的方式来翻译《鲁拜集》，即他在翻译时不刻意按照语言文字一

一对应来进行，更强调文化和情感上的意义。菲茨杰拉德翻译手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 自由体诗：菲茨杰拉德并不拘泥于原诗的格律和韵律，而是改用自由体的形式进行翻译，使译文更加顺畅自然，更契合英语诗歌的阅读方式。

② 再构意境：他着力于再现原诗意境和情感，如把奥玛珈音诗歌中所传达的哲理思考和人生虚无的思想原滋原味地用英语诗歌表现出来。

③ 创新：菲茨杰拉德在译诗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译作不再是原作的照搬，而是另一次创作，创新的解读使译作在独立意义层面上具有了其独有的艺术价值。

④ 可接受的文化：菲茨杰拉德在翻译中考虑到接受目标语言文化的受众的审美感受和喜好，使译作更易被英语接受、欣赏。如，他将一些波斯特有的比喻和象征转化为更被英语接受的比喻和象征。

⑤ 语言的精炼：菲茨杰拉德的翻译语言简洁而富有力量，他能够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深刻的思想和情感。

如他对奥玛珈音诗句“来如流水兮去如风”的意译，对“山中老人”故事的引用，足见其创造精神及把握原文神韵的程度。尽管菲茨杰拉德起初的翻译作品并不受人们重视，但多年后，他的作品被大家认可，并成为英语名著。他的《鲁拜集》译本不仅在英国影响深远，更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强大的跨文化传播力与感染力。

3.3. 讨论英译本在传达原作风格和情感效果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鲁拜集》在保持原作的格调和情韵上，运用其独特的翻译策略与技巧，将其翻译过程视为翻译文化、翻译情韵的过程。

首先，从情感和音乐美学来看，菲茨杰拉德采用意译的翻译方式，目的是向读者传达海亚姆诗歌中的抒情感和音乐美。因此与直译作品相比，他的译文更易跨越文化障碍，触动读者的情感，从而让读者感受到原诗的魅力。其次，菲茨杰拉德遵循英语诗歌形式，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始终遵循英语诗歌的形式，比如采用四行诗、ABAA 式的押韵结构等。这种处理方式，促使译文在形式上符合英语读者对诗歌的审美期待，从而增强了译文的诗歌特质。与此同时，菲茨杰拉德始终将个人色彩与思想融合。他把自己对人生和宇宙的本质理解，以及对命运的认知融合到海亚姆原诗的英译中，使译作成为一部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作品。在语言风格上，他的翻译简单大气，以“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为例，仅用四个英文单词就营造出深邃的意境，突出了对人生思考的意义，体现了他简洁而富有力量的语言风格。但贡献最大的莫过于他作为诗人，不但深刻理解了跨文化交际的内涵，同时他的译作也向英语世界的读者展示了波斯诗歌的美妙，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4. 郭沫若视角下的《鲁拜集》英译本分析

4.1. 从风韵译的角度评价英译本的翻译质量

菲译原文(第一首):

Wake! For the sun, who scatter'd into flight
The Stars before him from the Field of Night,
Drives Night along with them from Heav'n, and strikes
The Sultan's Turret with a Shaft of Light.

纵观菲茨杰拉德的译文，他在语言运用上，菲茨杰拉德将《鲁拜集》英译本在语言风格上尽量与原文保持一致，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变，更是文化和情感的迁移。菲茨杰拉德的译文中，翻译的语言十分自然，读起来像一首诗般具有韵律美，这一点与原文的韵律和节奏相同。菲茨杰拉德的语言选择来源

于对原文意境的把握,也符合了英语人阅读的需要。其次在修辞手法上,菲茨杰拉德采用了一些比喻、拟人等修辞来丰富译文的可读性。例如“Wake! For the sun, who scatter'd into flight,”菲茨杰拉德没有直接地翻译原文,而是用“scatter'd into flight,”很好地表现出太阳将星星们驱赶散去的画面,充分体现了修辞手法的运用。同样在表现修辞美的同时也能够传递原文的意境美。此外在创设意境上,菲茨杰拉德成功地创造出与原文的意境美。菲茨杰拉德的翻译不仅仅是将原文的语言进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更是诗人对原诗的情感的寄托和思想的表达。通过对原文意境的再理解再创造,菲茨杰拉德的译文让英语的读者也可以感受到原诗的韵味和意境,实现了英美文化和语言的沟通。但菲茨杰拉德的翻译还是存在着不足。因为文化和语言的原因,有时某些原诗中的细微的情感和文化并不能够完全传递到翻译中。此外菲茨杰拉德在翻译中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再翻译,这虽极大丰富了译作的可阅读性,但无疑也会丢失某些文化特有性元素。

综上,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英译本在翻译艺术上取得了显著成就。译本在语言风格呈现、修辞技巧运用以及意境营造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水准。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这些并不影响它成为一部伟大的翻译作品,让世界各地的读者感受到《鲁拜集》的文学魅力。

4.2. 分析英译本在传达《鲁拜集》文化底蕴和情感方面的成就与局限

菲译原文(第一首):

菲译原文(第七首):

Come, fill the Cup, and in the fire of Spring

Your Winter-garment of Repentance fling:

The Bird of Time has but a little way

To flutter-and the Bird is on the Wing.

菲茨杰拉德英译本在成就上的贡献显著。他的翻译成功实现了将《鲁拜集》中“悔恨的冬衣”这一波斯文化的内涵深意用英语读者听得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同时在意义上接近诗歌原文,且始终保持意义上的韵律美,透过通俗易懂的字面语言和充满想象力的语言和事物进行对比,使译文读者能够体会到诗人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和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例如,“The Bird of Time has but a little way”即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直接清晰地表达出时光之鸟的小小振翅,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与之相符的生命短暂性,让英文读者在文化理解上也能享受《鲁拜集》所承载的深厚内涵。这一翻译不仅传达了原诗的表面意义,同时也更深入挖掘了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观。在波斯文化中,时间往往与生命的轮回、命运的无常紧密相连,“时光之鸟”的意象象征着时间的飞逝和生命的短暂,菲茨杰拉德通过简洁的翻译,将这一文化内涵传递给英语读者,使他们能够跨越文化差异,同时也理解波斯诗人对生命的独特感悟。

然而,在表现《鲁拜集》本身文化底蕴的细腻方面,他的译本也遇到了一定的挑战。由于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在语言结构和文化背景上存在极大的差异,部分细微的文化内涵和复杂情感在菲译英译诗歌时可能丧失,这也将成为英文译者对部分意象进行误读的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原文诗歌的诗境欣赏。例如,原诗中某些与波斯宗教仪式或传统习俗相关的意象,在英语文化中可能找不到直接对应的表达。因此,菲茨杰拉德在翻译时可能只能选择近似的意象或进行意译,因此这就导致了部分文化内涵的流失。此外,波斯诗歌中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如含蓄而深沉的情感抒发,在英语文化中可能需要更为直接的表达,这种文化差异使得原诗中一些细腻的情感难以在译文中完整呈现,影响了读者对原诗情感深度的理解。

4.3. 探讨英译本在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和意境创造上的得失

菲译原文(第十二首):

A Book of Verses underneath the Bough,
A Jug of Wine, a Loaf of Bread-and Thou
Beside me singing in the Wilderness
Oh, Wilderness were Paradise enow!

菲茨杰拉德对《鲁拜集》第十二首的英译，在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和意境创造上虽然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但也存在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

第一，风格方面简练明快，充满情趣。原诗中“A Book of Verses、A Jug of Wine、a Loaf of Bread”三组短句罗列简单明快的小世界，充满了生活气息和艺术感染力。“underneath the Bough”精准刻画出安静自然的环境，和前文的“Wilderness”形成对比，呈现出与世隔绝的和谐美感，符合原诗简练并且富有哲理风格。但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原诗中波斯语风格的文化特定词和意象内涵难以完整传达，英文读者可能只处于浅层理解而难以感受原诗的风格韵味。第二，修辞手法上使用突出其象征和暗喻的手法。通过把“Wilderness”与“Paradise”连接，通过强烈的对比将读者的思维进行引渡与碰撞，思考人生和意义，凸显诗歌哲理性；对荒野的场景描摹拟人化使用“Thou Beside me Singing in the Wilderness”，使荒野场景的画面美具有温馨感和浪漫气息。但是译者的个体理解和偏好可能会引起其对原诗中修辞手法的传译不当，造成部分细节的传达与原诗意图不符，从而产生原诗信息传达与表达的错位，造成原诗意境的丢失。第三，意境创造上的塑造充满现实与超脱的生活意象，描绘生活中简单的物件和人物是简单纯粹的生活状态，具有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因此使用“荒野”的场景与简单的生活细节形成对比，意境更具有深度，传达出超脱世俗、安静美好的生活世界。然而，受制于英语与波斯语在语言结构上的根本性差异，译者难以完全复刻原诗的韵律节奏与韵味特质。这种不可避免的语言转换损耗，致使译本在感染力与表现力层面出现一定程度的削弱，进而使得英语读者难以获得与波斯语原诗读者等同的审美体验。同时，还有些波斯文化中特殊的意象和意蕴在不同文化的差异下难以被英文读者理解，致使意境的流失，从而造成读者对原诗的意境掌握不够全面和准确。

综上所述，菲茨杰拉德对这部小说的英译，虽在语言组织、修辞技巧及意境营造方面表现出了他作为译者的杰出艺术造诣，但是也暴露出了部分因为文化差异、主观理解及语言异质等引起的先天不足。但是这些都不应该掩盖菲茨杰拉德的英译在中国英语世界的影响和深远价值。

4.4. 探讨郭沫若的翻译理论在具体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菲译原文(第八首):

Whether at Naishapur or Babylon,
Whether the Cup with sweet or bitter run.
The Wine of Life keeps oozing drop by drop,
The Leaves of Life keeps falling one by one.

郭译版(第八首):

莫问是在纳霞堡或在巴比伦，
莫问杯中的是苦汁还是芳醇，
生命的酒浆滴滴地浸透不已，
生命的绿叶叶叶地飘堕不停。

郭沫若提出的“风韵译”在翻译过程中不仅仅要忠实地反映原诗的意涵，更是力求保留原诗的风采、韵味及情味，译出的语句，原作的精神既要保留，还要符合译语表达的逻辑、风格与情趣。比较郭沫若的译文，笔者认为在《鲁拜集》第八首的翻译中，郭沫若“风韵译”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首先在风格层面，郭沫若译文对原诗的风格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忠实性。原诗用简单凝练的语言表达人生无常、时光虚度之感慨，郭沫若译文也采用简洁凝练的方式译出，并不以华丽的辞藻和拗口的句式堆砌。如“莫问是在纳霞堡或在巴比伦”一句，译出原诗设问的形式，但又加之“莫问”二字使其有诗意的模糊感，让译文语言风格上与原诗风格保持一致。

其次是对韵味的注重，郭沫若对译文的韵味要求很高，他通过词汇选择与句式处理，让译文读来具有与原文类似的韵律性和节奏感。第八首译文中“苦汁”和“芳醇”“莫问”的对举语气，为读者创造了一种深沉复杂的语气；“生命的酒浆滴滴地浸透不已，生命的绿叶叶叶地飘堕不停”两句用叠词和意象来营造声韵的音乐性，使译文具有韵味。其次是在意境创造上。第八首中“生命的酒浆滴滴地浸透不已”的形象用“生命的酒浆”表现出对生命如同酒浆般醇厚但易流逝的感叹，与原诗相映成趣；“生命的绿叶叶叶地飘堕不停”用“生命的绿叶”营造出了生命如落叶般最终在岁月中慢慢凋零的情景。通过这种对意象的创造与再现，译文既有对原文的意义表达，又有对原文意境的创造再现。

同时，郭沫若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中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审美要求，使译文保留原作者的写作精神的同时又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要求。在他对第八首的译文里，他通过“纳霞堡”“巴比伦”这些地名的翻译和“莫问”“生命的酒浆”“生命的绿叶”这些词汇的选择，使译文在保持原文的文化特色的同时更加易于被中文读者所接受。

总之，郭沫若“风韵译”理论在其《鲁拜集》第八首的翻译实践中得到充分印证与彰显。该译本通过精妙的语言转换与艺术处理，在诗歌风格的精准传递、原作风韵的忠实再现、意境氛围的细腻营造以及文本语义的准确传达等方面均展现出卓越的翻译水准，成功实现了汉语读者对波斯原诗的沉浸式审美体验。这一翻译实践不仅深化了对“风韵译”理论的实践阐释，更为汉语诗歌翻译领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范式，对推动跨文化诗歌翻译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5. 结论

本文就翻译家郭沫若的“风韵译”理论作了详细考察，应用到对《鲁拜集》英文版翻译的分析中，旨在揭示翻译在国际交流中起到的作用和遇到的困难。《鲁拜集》是一部跨越时间长河的伟大著作，它的深奥的哲理以及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对翻译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郭沫若的“风韵译”理论凭借对原作意境和情感的把握，以及对译文通顺和译文艺术性的注重，为《鲁拜集》翻译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值得借鉴的视角和理论。

菲茨杰拉德对《鲁拜集》的英译绝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次对原诗哲学内核与艺术神韵的深度挖掘。在翻译过程中，他既恪守原文语义，又大胆运用创造性翻译手法，让这部波斯经典在英语世界焕发新生。自由格诗体的巧妙运用、诗歌意境的细腻还原、文本内涵的创新诠释，以及对英语文化语境的精准适配，无不彰显出译者对诗歌翻译艺术的深刻理解与高超驾驭能力。这些翻译策略不仅是对诗歌翻译理论的实践探索，更成为跨文化文学传播的典范案例。不过，由于文化、语言等因素的差异，菲茨杰拉德的译本对原诗在某些情感体验与文化内涵方面进行了翻译的限定，这种翻译的局限启示人们在进行不同语言跨文化交际与翻译的过程中，要更加重视和尊重差异文化的独特性与原文内涵、精神等的把握，同时也要对郭沫若的翻译实践进行深刻反思，认真审视“风韵译”理论。郭沫若在翻译实践中恪守原文忠实性原则，深度聚焦诗歌意境的还原与译文的文化适配，通过精准传递原文风格化的语言特质，既完整保留原作艺术风貌，又契合汉语读者的审美诉求，形成了兼具忠实性与艺术性的翻译创作路径。他以炽热的翻译热忱与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将翻译成果铸造成联通不同文化、促进相互理解与尊重的珍贵文明印记。

由此可见，本文探讨研究不仅有益于对《鲁拜集》翻译的阐释与反思，更对今后的翻译工作带来有

益的启示。当今世界正在全球化,文化之间的交流愈加频繁和广泛,而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手段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翻译实践中践行郭沫若的“风韵译”理论,既要深入把握原作的艺术精髓,又要着力提升译文的美学价值,这种兼具理解深度与艺术追求的翻译理念和方法,为翻译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借鉴,值得未来深入探索与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 [1] 毕婷婷. 从《鲁拜集》看郭沫若诗歌翻译中的“通感”策略[J].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25(3): 14-16+20.
- [2] 王维民, 俞森林, 傅勇林. 郭沫若翻译探源[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9, 17(3): 50-54.
- [3] 王建惠. 郭沫若的“风韵译”翻译思想及其历史意义[J]. 兰台世界, 2013(22): 76-77.
- [4] 刘丹, 熊辉. 20 世纪中国文学翻译标准理论的演进[J]. 中华文化论坛, 2008(3): 37-40.
- [5] 郭沫若. 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J]. 创造季刊, 1922, 1(2): 28.
- [6] 何俊. 从郭沫若翻译《茵梦湖》看其“风韵译”[J]. 郭沫若学刊, 2014(1): 48-53.
- [7] 许昆. 《鲁拜集》的译介传播, 以及郭、黄译本对比[J]. 传媒论坛, 2018, 1(15): 143-144.